

銅獎影評：《我要抱孫》

以單一視角打破傳統思維：我要抱孫

撰文/不具名

《我要抱孫》以兩分半鐘的篇幅，呈現一位阿公對於新生命的期待。通常以長者作為第一人稱視角時，場面多半悲催，本片則少見地展現長者充滿活力、可愛的一面；只是全片劇情僅用一個人的內在心裡轉折突破傳統思維，便也使得全片僅存單一視角，甚是可惜。

本片以一位阿公作為第一人稱視角，接到兒子報喜的電話，樂不可支地在家中念著：「我要抱孫了」，在確知是男是女以前，他多以「如果是孫子，我要帶他去.....」來做思考，隨即轉念一想，「如果是孫女我就不愛嗎？」最終得出無論是男是女都相同的結論。如開頭所言，片中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精力旺盛的阿公，是一突破，而其在鏡頭前不斷搔頭自問：「如果是生女的咧？」之模樣，亦是討喜。於是會讓觀者期待看見如此討喜的阿公內在情感與思考的發展。

接著，影片《我要抱孫》以「男孩子喜歡出去玩」、「喜歡車子」、「喜歡釣魚」三大進展，使阿公一步步思考：「如果是女孩子就不可以 / 不喜歡玩了嗎？」所得出了「男女都好」之結論。但事實上，選擇在此處列舉的三個例子作為思考點，都太過中性，無法有「非得是男生來做不可」的前提。舉個極端的例子，倘若今天的影片是男孩子抱一個洋娃娃，阿公也欣然接受；又或者是一名女孩子穿著迷彩踢正步，阿公仍覺得魅力十足，最後的結論才會充滿力量。換句話說，這些強烈性別符號的枷鎖，得先存在，其後才有後面翻轉的可能。

其實從此影片出發，我們甚至還可進一步討論到，當代社會對於一名新生兒能夠賦予的刻板印象其實不勝枚舉，從衣服的顏色（穿藍

色者一律喚之「弟弟」)、新生賀禮(女娃專送洋娃娃)、甚至是收到親戚紅包金額的多寡(男嬰多從父系親人那裏收得更豐厚的紅包),其實都能夠看出男女平權在台灣社會仍有一長段路要推展。另一方面,其實關於性別迷思,不只落在男性長輩身上,多數女性長輩更有甚者——不喜生女者,某部分是因之於過去曾經為傳統底下的犧牲者,如今容易將自己曾經承擔過的責任與期待,還予下一代;另一部分,更有可能是作為女性之故,更明白女性之不易,面對可能是個女孩的新生兒,懷有更多不捨與不忍。

回到本片,因為只有單一男性長輩視角,因此有許多性別迷思的面相較不易彰顯,加上囿於影片時間長度,更難做出更深刻的例子作為印證,此為本片甚是可惜之處,只是影片中討喜的長輩對於內在情境的轉折,的確也是以個人思考作為突破傳統觀念的印證,最後的「豁然開朗」更加深其可愛的一面,如果本影片可以加深阿公抱孫的想像,在「阿公內心小劇場」加強戲劇張力與矛盾衝突,則會更加彰顯本影片的可看性與議題性。